



ISBN 957-14-1515-4

(820)



00070



張夢機

1941年生

湖南永綏人
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碩士

師範大學講師



三民書局印行

張夢機 著

詞

箋

三民書局印行

© 詞

箋

著作人

張夢機

發行人

劉振強

著作財產權人

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所

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

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／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

電話／二五〇〇六六〇〇

郵撥／〇〇〇九九九八——五號

印刷所

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復北店／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
重南店／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

初版

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二月
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四月

九版

編號 S 82025

基本定價 壹元肆角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
著作權執照臺內著字第四三二一號

ISBN 957-14-1515-4 (平裝)

詞箋 目錄

李煜詞欣賞·····	一
晏幾道詞欣賞·····	一三
柳永詞欣賞·····	二五
蘇軾詞欣賞·····	三七
秦觀詞欣賞·····	四七
賀鑄詞欣賞·····	五七
周邦彥詞欣賞·····	七一
李清照詞欣賞·····	八三
辛棄疾詞欣賞·····	九三
陸游詞欣賞·····	一〇五
姜夔詞欣賞·····	一一七
吳文英詞欣賞·····	一二九

史達祖詞欣賞·····

一四一

張炎詞欣賞·····

一五一

附 錄：

韋莊詞欣賞·····

一六三

革命先烈先進詩詞欣賞·····

一七三

李煜詞欣賞

李煜的詞，無論寫艷情、寫感慨，常能糅合兩種不同的風格，而表現得水乳交融，渾然無跡；使雄奇中有幽怨，豪放中有婉約，這是歷代詞人所不能企及的。同時，他的詞，全用素描，不加雕飾；以協和的音調，清淺的詞句，自然的摹寫，來表達那宛轉纏綿，深厚曲折的情懷。所以王國維讚美他的詞「神秀」，王鵬運半塘老人遺稿也說他的詞「超逸絕倫，虛靈在骨」，像空谷芝蘭一般，而推崇他是「詞中之帝」，這些評論，都很中肯。

李煜，字重光，初名從嘉，自號蓮峯居士，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子，世稱李後主。他即位時，南唐已奉宋朝正朔，勉強在江南一隅苟延殘喘。宋開寶七年，宋將曹彬領兵攻伐南唐，次年冬天就攻陷了金陵，李煜無可奈何，只好肉袒出降，被宋太祖嘲弄地封為「違命侯」，太平興國

三年，因事觸怒了太宗，被害死，死時才四十二歲。

李煜心慈情厚，多才善感、妙解音律、兼善書畫；這些都是使他成爲風流倜儻的詞人的因素。他的詞，由於一生際遇的不同，因此在作風上，也強烈地刻劃出前後兩期的明顯分野。當他在位的十五年中，以帝王之尊，生活奢侈；在深宮的清歌艷舞，宮妃的纏綿恩愛中，都足以表現他的絕代才華。不過在他的前期作品中，儘管寄情聲色，但仍然是風華掩映，氣體清高，自成一一份馨逸的筆意，比起「花間集」的艷詞來，要顯得自然實在得多。及至國亡身辱，性命懸於他人之手，不免感懷身世，所以在他後期的作品中，處處流露着沉痛與哀傷的感情，真是淒涼、怨慕、絕艷、奇哀，令人不忍卒讀。人間詞話說：「詞至後主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」，就是指他後期的作品而言。不過這裏應該說明的是：李煜前、後期的詞，儘管悲歡之情不同，而他事寄托，自抒襟抱的風格却是一致的。他的詞流傳到後世的計有四十六闋，數量雖然不多，但歷代評詞的人，却都讚揚不已，下面我們選他的幾首代表作來欣賞：

菩薩蠻

花明月暗飛輕霧。今宵好向郎邊去。衩襪步香階。手提金縷鞋。畫堂南

畔見。一晌偎人顫。奴爲出來難。教君恣意憐。

（欣賞）

據南唐書所載，李後主的繼室小周后，是昭惠后的妹妹，當昭惠后生病的時候，小周后常常到宮中來探看她姊姊的病，因此和後主有了私情，李後主後來作了這首菩薩蠻詞，來描寫他與小周后婚前幽會的情形。

霧薄月黯的晚上，本來不是賞心樂事的良辰，但却是情人幽會的大好機會，第二句着一「好」字，分明已經將少女竊竊自喜的心理點出，很有傳神之妙。「衩襪步香階」兩句，刻劃小周后小心翼翼，怕人發覺的神情，尤其細膩，令人髣髴已看見她手提金鞋，以襪代步的神態了，真教人又愛又憐。

下片摹寫兩人見面後的情形。畫堂南畔，是他們幽會的地方，一晌，是片刻的意思，「一晌偎人顫」，是說她依偎在後主懷裏顫抖了一陣子。最後兩句，「奴爲出來難，教君恣意憐」，雖稍嫌俚俗大膽，但由於蘊藏真情，所以也極爲動人，不致被後來的詞家們所詬病。我們知道，文學創作，最貴情真，情感真摯就能有好文章，這絕不是矯揉造作的人可以寫出來的，白居易作詩著意於爲事爲時，正是他歌詩的白璧之瑕。李煜詞中作艷語而不流於猥褻，描寫細密清麗，而不

流於淫淺，也正是因他一本於情真的緣故。

詞中首二句，寫小周后未赴約前的興奮，三四句寫她赴約時的神態，過片兩句，描寫見面後的嬌怯，末二句道出她讓後主恣意憐愛時的心思，層次分明，章法井然，刻劃也都能入木三分。

另外，李煜這闕菩薩蠻，着重在活的描寫，這是一種很困難的手法，一般詞客用韻文來興懷敘事，寫景詠物，都會覺得力能勝任，游刃有餘，唯獨對動作的模擬，最感棘手，然而李煜的「衩襪步香階，手提金縷鞋」，「畫堂南畔見，一晌偎人顫」，則無不刻劃入微，栩栩如生。前人其他的作品，像張先的菩薩蠻：「牡丹含露真珠顆。美人折向簾前過。含笑問檀郎。花強妾貌強。檀郎故相惱。剛道花枝好。花若勝如奴，花還解語無。」恰能寫出一片嬌嗔之感。近人蘇曼殊的絕句：「碧闌干外遇嬋娟。故弄雲鬢不肯前。問到年華更羞怯。背人偷指十三絃。」也矜持得妙。如果我們以這種觀點去欣賞花間詞人的「碧羅冠子穩犀簪，鳳凰雙飛步搖金」（和凝臨江仙），「鑲玉梳斜雲鬢膩，鑲金衣透雪肌香」（李昉浣溪紗）等詞句，便覺毫無生氣，落入死相了。

虞美人

春花秋月何時了。往事知多少。小樓昨夜又東風。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。

雕闌玉砌應猶在。只是朱顏改。問君能有幾多愁。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。

（欣賞）

這首詞是李煜後期的作品，宛轉哀傷，深情一往，王世貞說：「問君能有幾多愁，恰是一江春水向東流。情語也，後主直是詞手。」譚復堂也以「豪宕」兩字來讚這首詞，這些批評都是很正確的。

「春花秋月何時了」，起句便劈空而下，何其沉鬱，何等感慨，可惜由於傳誦太久，已漸漸被人看作尋常語了。李煜投降宋朝以前，日日以淚洗面，前塵往事，如夢如煙，花開月滿，除了平添愁緒以外，對他來說，已經失去任何意義，所以不覺地就厭春秋之長了。春花句實在是全篇之眼，含蘊無限沉痛，引出無限愁緒，以下步步緊逼，力注結尾。回首故國，是愁，物是人非，是愁，最後更逼出「問君能有幾多愁」兩句，筆力千鈞，貫串全詞，真可說是劈空奇語。

「小樓昨夜又東風」的「又」字，與起句「何時了」三字密接，而「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」則是「往事知多少」的必然轉折，就章法來說，第三句應第一句，第四句應第二句，隔句相承，使情境互相感發。這種章法，在詩中稱為分應格，如呂溫吐蕃別館中和日寄朝中僚舊詩：「清時令節千官會，絕域窮山一病夫。遙想滿堂歡笑處，幾人似我向東隅」。就用的這種章法。可是李

煜這四句，渾然天成，一氣讀下，竟不見有章法，這可能是由於至情生文的緣故吧！

過片兩句，寫今昔之感。「雕闌玉砌」，比喻舊宮的富麗，「應猶」二字是懸疑之詞，有些版本作「依然」，太過肯定，便落板相，因為虞美人詞是李煜降宋北上後的作品，其後竟以詞中「小樓昨夜又東風」及「一江春水向東流」兩句召禍，所以詞中回憶江南故國，似乎用疑詞比較恰當。「朱顏改」即是山河改的意思，王壬秋認為：朱顏本來是指山河，只因他投降了宋朝，所以不敢直說，如果直說山河，就反而淺了。這種見解很新穎，因此我們可以看出過片兩句，實在已經暗寓「物是人非」和「風景不殊，江山已非」的淒涼之感了。

「問君能有幾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」，是以明喻的手法來形容自己愁緒的多。古人詩詞中，喻愁的方法很多，有用水比喻愁的，如李頎詩：「請量東海水，看取深淺愁」。有用山比喻愁的，如趙嘏詩：「夕陽樓上山重疊，未抵春愁一倍多。」李煜這句是用一江春水來比喻愁，並且，立意也有來歷，白居易詩：「欲識愁多少，高於灩澦堆」，劉禹錫詩：「蜀江春水拍山流，水流無限似儂愁」，李煜是祖述其意而用，只是技巧上要高明得多了。

這二句初看似覺平澹，其實仔細揣摩，就會發現「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」九個字，一氣瀉下，好像三峽急湍，龍湫飛瀑，無論在句形上以及音節上，都給人有春江千里，滔滔一往的感覺。類此以句法表現物態的手法，在後主清平樂詞中還出現過一次，這闕詞的最後兩句是：「離

恨恰如春草，更行更遠還生」，上句用春草比喻離恨，下句兩字一逗，一波三折，正象徵一叢一叢的春草。兩詞句法的變化，與春水春草的形態韵味，融成一片，外體物情，內抒心象，簡直已臻化境了。

這首詞充滿着作者的個性情感，家國之痛，和傷今憶往之情，都表現在字裏行間，一字一淚，令人動容。

子夜歌

人生愁恨何能免。銷魂獨我情何限。故國夢重歸。覺來雙淚垂。高樓誰與上。長記秋晴望。往事已成空。還如一夢中。

（欣賞）

文學創作雖然應富有想像力，但是更應該知道縱收的技巧。因為不縱，就不足以騁馳情思，渲染文筆。不收，就會流於放蕩迷失，漫無主旨。劉熙載藝概說：「詞要放得開，最忌步步相連，又要收得回，最忌行行愈遠，必如天上人間，去來無跡，斯爲入妙」。這話可說是作詞乃至

作文章的至理名言。李煜這首子夜歌，就是一個範例。

這首詞前闕寫夢裏重歸故國，夢是真而夢境是假；後闕寫往事如夢，往事是實而夢是虛，覺來淚垂，是因為夢中得見故國，而醒時夢境消失的緣故，真有「殘山夢最真，舊境丟難掉」的惆悵。往事成空，則醒時還覺得自己仍然活在夢中一樣。夢中入幻，已經引起醒後的悲哀，而醒時如夢，又更感觸到人生的虛幻，虛實顛倒，方縱而乍收，手法非常高明。

這首詞也是李煜降宋後，懷念故國的作品，馬令南唐書注：「後主樂府詞云：『故國夢重歸，覺來淚雙垂』，又云：『小樓昨夜又東風，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』，皆思故國也」，本詞的第一句，和下一首相見歡詞的末句：「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」，同樣肯定了牽愁帶恨的人生，從這裏可以看出他在北國的全面心境。

相見歡

林花謝了春紅。太匆匆。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。胭脂淚。相留醉。幾時重。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。

（欣賞）

這首詞有五個韻，每韻一節，句法長短錯綜不齊，叶韵也抑揚高下，唸時必須每韻作一小頓挫，才能顯出詞情與詞調的美。這闕詞初看好像是前半寫景，後半寫情的手法，其實是景中有情，情中有景，二者融會不分的，譚復堂評爲「濡染大筆」，是不錯的。

上片三句，一韻一折，但氣脈又非常貫注。林花凋謝了，褪去了舊日鮮紅的顏色，起筆便有遲暮憔悴的意味。「太匆匆」，是驚嘆的語氣，表示想不到竟謝得那麼快，三句追溯花謝的經過緣由，乃是因爲朝朝暮暮，風片雨絲不斷摧殘的結果啊！「無奈」二字，特別傳達出作者的悲憤神情。再者，上片貌似惜花，其實可以影射他自己，花和人實在已經融而爲一了。我們讀宋史，知道南唐在未降宋朝以前，早已淪爲宋朝的附庸，但李煜只知道結歡修貢，以謀妥協，却不作禦敵圖存的根本打算，等到曹彬南下，兵困金陵的時候，他還在淨居寺聽和尚講經，這「一旦歸爲臣虜」的事實，是他意料不到的，所以才會有惜花的感慨。

過片三短句，忽然說到人事，好像與上片斷了脈絡，其實這也是人花雙寫的筆法。「春紅」二字已經遠遠地爲胭脂埋下伏筆，而匆匆風雨，又處處扣合到淚字，春紅着雨，不就是胭脂淚嗎？這是修辭學上的聯想作用。「相留醉」的醉字，用得妙，余雪曼說：「妙在醉的本身又含有紅色的意味，與血淚林花的色彩正合。」「幾時重」，是說不知幾時眼淚又流下來了。結句「以水之必然長東，喻人之必然長恨」（唐圭璋語），又是一種「無奈」的心情，較「一江春水」句

更爲沉著深刻。

讀詞偶得說：「此詞全用杜詩『林花著雨燕支濕』，却分作兩片，可悟點化成句之法」。運化古人的成語入詞，是詞中造句的方法之一，但必須將古人的成語重加剪裁，或者引申其意，或者翻陳出新，總要使讀者不覺得在沿襲才好，如晏幾道鷓鴣天詞：「今宵剩把銀釭照，猶恐相逢是夢中」，就是點化杜甫「夜闌更秉燭，相對如夢寐」的詩句。辛稼軒霜天曉角詞云：「吳頭楚尾，一棹人千里，休說舊愁新恨，長亭樹今如此。宦遊我倦矣，玉人留我醉，明日落花寒食，且住爲佳爾」，則是從晉人「天氣殊未佳，汝定成行否，寒食近，且住爲佳爾」的話中，脫胎而出的，這些都是巧於偷換的例子。至於李煜這闕點化了杜甫的成句，則更是能融化無迹，以至使人只覺他詞句渾成，而不覺其剿襲了。

前面說過，李煜的詞，兼有雄奇幽怨兩種風格，如「虞美人」「浪淘沙」諸詞，都能美盡剛柔。宋代詞家，像周美成的深美閎約，蘇東坡的跌宕豪放，雖也各有獨到之處，但總不免有所偏勝，而李煜却能兩者兼容，這大概是由於情深一往所使然，讀詞偶得說：「惟其深而不拔，乃鬱爲幽怨；惟其往而不返也，又突發爲雄奇」，是不錯的。不但如此，有時就是一調的兩闕，也都能剛柔各盡其美，足見他的詞，決不是被局限在某一種風格內的，我們以他另一首詞來比較，或者可以看到一點端倪：

無言獨上西樓。月如鉤。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。剪不斷、理還亂、是離愁。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。

這一首與前面「林花謝了春紅」那首，按調譜同屬相見歡，可是我揣摩兩詞哀怨的利滯，詞意的曲直，字句的疾徐，音韻的洪細，彷彿已可領略前首的陽剛之美，和後一首的陰柔之美了。

破陣子

四十年來家國。三千里地山河。鳳閣龍樓連霄漢。瓊枝玉樹作烟蘿。幾曾識干戈。一旦歸爲臣虜。沈腰潘鬢銷磨。最是倉皇辭廟日。教坊猶奏別離歌。揮淚對宮娥。

（欣賞）

這首詞是李煜追敘他辭廟北上的名作。詞情淒厲，有人認爲這首詞是李煜前後期詞風的轉捩點，是很有道理的。

開首兩句，以四十年和三千里對舉，把時間推得極遠，把空間推得極廣，不但詞意沉雄有

力，也爲下片作了伏筆。鳳閣瓊枝兩句，用的也是偶句，極度描寫生活的豪華，那時後主那裡知道有戰爭這回事呢？

過片「一旦」二字，真是晴天霹靂，四十年的家國，三千里的江山，以及往日的繁華，誰料到竟然在旋踵之間，變作過眼雲烟，至今「歸爲臣虜」，「沈腰潘鬢」也隨着時光的流轉而「銷磨」了，兩句中間，蘊藏着多少幻滅的辛酸與痛苦。「最是」兩句，下得沉痛。離歌在耳，淚水未乾，回憶倉惶辭廟的慘況，真是滿紙秋聲，令人一掬同情之淚。

最是倉惶辭廟日三句，蘇軾在東坡志林中曾有微辭，認爲他既然不知進取，以致把國家亡了，就應該「慟哭於九廟之外，謝其民而後行」才是，怎麼還「揮淚宮娥，聽教坊離曲」呢？我們認爲蘇東坡這話真是迂濶之論。王國維人間詞話說：「詞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」，又說：「客觀之詩人，不可不多閱世，閱世愈深，則材料愈豐富。愈變化，水滸紅樓夢之作者是也。主觀之詩人，不必多關也，閱世愈淺，則性情愈真，李後主是也。」李煜是一位徹底的主觀詩人，他從沒有直視過現實，沒有關心過社稷，但他却將他自己的生活形態和心理狀態，毫不掩飾地盤托出了，所以在倉惶辭廟的時候，他不揮淚對宗社，而揮淚對宮娥，這正是出於他情性之真，何況，「若以填詞之法繩後主，則此淚對宮娥揮爲有情，對宗廟揮爲乏味也」（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）。因此，他之揮淚對宮娥，無論在人情上或文情上，我們都認爲是合理的。